

揭开《长津湖》“登顶”密码

于冬：“新主流大片”要注重中国现实

上映57天，电影《长津湖》成功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榜。在打破30多项中国影史纪录的同时，该片也成功位列2021年全球票房榜第一名。如今，影片还在上映，纪录仍在刷新。

主旋律电影如何成为票房“爆款”？因为疫情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电影制作停滞，为何反而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化的“试金石”？《长津湖》等一系列主旋律大片的热映反映了中国电影观众怎样的口味变迁？近日，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、《长津湖》出品人和总制片人于冬。



《长津湖》宣传海报

一次全面检阅

记者：上映不到两个月，《长津湖》打破了多项纪录，为何能做到如此势不可挡一路上扬？

于冬：首先是全国电影观众爱国热情的高涨，这个前提非常重要。再一个就是所有的主创人员，包括导演演员，他们不辱使命，饱含深情，带着强烈的创作激情完成了这部电影。

这个戏几乎95%在野外拍摄，拍的多是夜戏和战争戏，最冷的时候气温只有零下20多摄氏度。在这样的极寒天气下，拍摄每一个镜头都是非常困难的。但当年志愿军将士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战斗，靠的就是意志力。如今这种精神也鼓舞着我们的摄制组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这部电影。

记者：《长津湖》的成功，是否可以证明中国电影在制作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？

于冬：中国电影产业化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发展，取得了长足进步，《长津湖》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机遇期。另外，电影的上映又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，所有的电影人都非常珍惜观众对于电影的渴望，铆着劲要拿出好作品。所以，这也是一次电影界的凝心聚力、合力托举。

因为疫情原因，《长津湖》的后期特效都是在国内完成。前后有86家特效公司参与这部电影的后期制作，电影边拍边做后期。像仁川登陆那样的大场面，我们两分钟镜头做了10个月，几乎在电影开拍的同时就已经启动后期制作。回想10年前，我们拍大片还要去澳大利亚、美国做后期，但现在，超过95%的问题都能在国内解决，所以这绝对是我们中国电影产业化一次大踏步前进。

另外，陈凯歌、徐克、林超贤这三位在华语电影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导演，能够一起来合作一部电影，这也是很难得的。美国也没有一个制片人能让斯皮尔伯格、卡梅隆、迈克尔·贝三个人拍一部戏。

记者：你是怎么做到让三位导演发挥各自所长，但他们的个人风格又不产生矛盾的？

于冬：三位导演是有明确分工的。

我看中陈凯歌的是他对历史人文的了解。剧情进入朝鲜之后，林超贤负责激烈的战斗场面，还有大部分的美军戏份。徐克负责的是戏剧的完整性和整个影片基调的统一，他统筹所有的美术风格、影像风格，以及音乐部分，他还负责结尾的高潮戏。

一次新的尝试

记者：《长津湖》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，以及海外多国都有上映，现在放映的情况如何？

于冬：成绩非常好。香港票房已经超过1300万港元。澳门三家影院总共突破40万港元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另外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新加坡……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都会陆续放映《长津湖》。

记者：主旋律大片“走出去”，会不会比一般商业片更难？

于冬：《长津湖》的三位导演——陈凯歌、徐克、林超贤在全球也非常受关注。另外，《长津湖》是一部主旋律大片，但它同时也是一部战争类型片。以往这个题材美国人拍过，韩国人拍过，大家会好奇中国人怎么拍？

史上最强续集

记者：因为《长津湖》的成功，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也备受关注，人们甚至叫它“史上最强续集”。可以透露一下这部电影的拍摄进度吗？

于冬：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现在正在紧张拍摄中，后期也在同时制作。其实这部电影的大部分镜头去年已经完成，但当时拍到5月中下旬的时候，气温从零下20多摄氏度上升到20多摄氏度，树也绿了，山也绿了，演员却还穿着厚棉衣，汗流浃背地表演。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先停下来，等冬天再拍。

记者：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的剧情和场面还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震撼？

于冬：之前长津湖战役的全貌讲完了，但七连的故事还没讲完。雷公牺牲之后，伍千里和伍万里兄弟俩的故事也没讲完。续集不仅故事好看，随着战役越来越难打、任务越来越艰巨，战斗场面也更激烈、更残酷，将士们的牺牲也会更令人动容。

记者：“中国胜利三部曲”的最后一

部《无名》最近很受关注，从新曝光的海报看，影片气质也跟此前的两部大不相同。程耳过去的作品譬如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很有艺术感，为何选择他来拍主旋律大片？

于冬：程耳以往的电影都是个性很鲜明的，我希望这次他跟博纳的合作会有新的化学反应。但我跟程耳说，《无名》不是一个艺术片，它是一部商业片。我们在追求艺术风格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更通俗的叙事方法，不能靠观众去脑补剧情。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达成高度一致，我相信这会是一部既有个性化表达，同时又兼具商业元素的大片。

记者：梁朝伟和王一博的演员搭配也颇新鲜，为何选择了他们？

于冬：这个故事说的是被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，其中有各方势力的角力。目前我们只曝光了两位演员的造型照，还有八位主演没有公布，敬请期待。

我觉得这些演员首先都是冲着程耳导演来的。譬如程耳最初找梁朝伟的时候，只发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梗概给他。梁先生在香港马上就看了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，看完之后就一口答应了他。

记者：《无名》是否意味着博纳在主旋律大片这个领域开始有新布局和新拓展？

于冬：我确实希望能在主旋律大片的领域开拓一些新类型，比如像《无名》这样的谍战电影。过去像《中国机长》《中国医生》，都有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作为依托。但现在我希望也能拍一些虚构的故事。

适应新口味

记者：有数据统计，博纳近年来的主旋律大片累计票房已近200亿元。这背后是否能体现当下中国观众的一种新口味？

于冬：这些电影，我叫它们“新主流大片”。因为除了主旋律的内涵之外，这些电影会更注重普通人的感情故事，这是我们跟美国电影的最大区别。美国电影这十年拍了很多超级英雄，他们的超能力哪来的呢？都是上天给的。但我们拍的都是平凡英雄，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——普通的消防员、普通的飞行员、普通的战士。

今天的中国观众更希望银幕上的英雄是中国人的英雄，更希望在银幕上

看到中国人的情感故事。这种自信心和文化认同的背后，其实就是我们祖国的强大和人民心中的幸福感。所以我一直说，一部电影的成功，它的故事情节一定来源于现实，来源于生活。如果你去拍一个玄幻片，它的票房收入就只能局限在小部分人身上。

记者：除了跟观众产生情感共鸣，《长津湖》在制作上还有什么成为“爆款”的经验可供吸取？

于冬：我经常强调，什么是现代电影？就是要符合今天年轻人的观影习惯——气氛、节奏、美学追求，都要跟今天年轻人的口味高度吻合。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老方法去拍，年轻人会觉得闷了，就要低头看手机了，所以关于《长津湖》，我看最开心的一个网上评价就是“感觉这部电影每个镜头都是满满的诚意，没有一个废镜头”。

如何留住电影人才

记者：博纳熟悉的“内地资金+内地故事+香港团队”，这个电影制作模式未来会如何发展和变化？

于冬：我觉得未来中国电影是要吸引全球人才来拍中国故事。中国电影的进步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发展，吸引全球人才——包括制作人才、创意人才和营销发行人才——也很重要。未来的中美电影既有竞争也有合作。竞争体现在制作上，也体现在话语权的竞争上。但合作也是必然的，因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，另外我们也需要英语市场去讲我们的故事。

记者：在你所说的这个愿景里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？

于冬：粤港澳大湾区有非常独特的优势，这里人文底蕴丰厚，人才辈出，譬如拥有香港电影的人才基础。我们应该凝心聚力，把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影人才进行有机融合，抓住这个影视发展的机遇。

记者：最后一个问题是，未来我们应该如何把电影人才留在粤港澳大湾区，帮助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？

于冬：留住人才需要有产业基础和教育基础，“产学研”永远是一体的。在这个更大的谋篇布局里，博纳愿意为人文大湾区的建设和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继续出力。

(据《羊城晚报》)